



范仲淹像

范仲淹的『楚丘』情缘

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”北宋卓越的政治家、文学家范仲淹在千古名篇《岳阳楼记》中写下的这句名言，字里行间饱含着对天下苍生的深切关怀与担当，这也正是其传诵千古的根本原因。

范仲淹的一生，堪称一部充满传奇色彩的奋斗史。他身世坎坷、命运多舛，却始终坚守青云之志，在人生磨难中将自己的人品锤炼得如美玉般纯粹。鲜为人知的是，范仲淹与北宋时期治所在山东曹县的楚丘县，有着一段千丝万缕、难以割舍的不解之缘。正是因为楚丘县众多名人的帮助、教导，使得范仲淹的命运发生了彻底转变，成为一代名臣。



发源于楚丘的应天书院(睢阳书院)

□张长国

求学发源于楚丘的睢阳书院

范仲淹(989-1052)，字希文，籍贯苏州吴县(今属江苏苏州)。范仲淹曾在诗中提及自己的家族乃范蠡之后。范蠡是春秋时期的传奇人物，曾定居于山东曹县北邻的定陶，后世尊称其为“陶朱公”，被誉为“商圣”，以卓越的经商才能和智慧闻名于世。据《宋史》记载：“(范仲淹)唐宰相履冰之后。”五代时期，范仲淹的父亲范墉在吴越为官。宋朝建立后，范墉随吴越王钱俶归顺宋朝，在武宁军节度使处担任起草文书的书记官，其官衙位于今江苏徐州。

宋端拱二年(989)，范仲淹在徐州的官舍中呱呱坠地，他的母亲是谢氏。淳化元年(990)，范仲淹的父亲范墉突然病故，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如晴天霹雳般打破了这个家庭原本的宁静。谢氏强忍悲痛，扶柩回到苏州，满心以为能够得到范家人的接纳与帮助。未承想，范家人无情地将这对孤儿寡母拒之门外。谢氏母子陷入了贫无所依、走投无路的绝境。993年，谢氏改嫁平江府推官朱文翰为继室。时年三岁多的范仲淹，被继父取名为朱说。

景德四年(1007)，朱说凭借着自身努力考取秀才。大中祥符二年(1009)，继父让朱说到今山东邹平西南的长白山醴泉寺去读书。朱说寄住在醴泉寺的三年时光里，生活条件极其艰苦，仿佛置身于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，物质的匮乏与精神的孤独时刻伴随着他。北宋彭乘所著《墨客挥犀》中记载了范仲淹对这段岁月的回忆。然而，在这三年里，由于缺乏良师教诲与指导，尽管日夜苦读，学问并没有显著提高，这让他感到无比苦恼和迷茫。

就在朱说为学业焦虑不已时，一件重大的事情发生了，促成了他与楚丘县结缘，也直接促成了他从“朱说”到名垂千古的“范仲淹”的华丽蜕变。大中祥符四年(1011)初，朱说到长山县(今邹平长山镇)河南村朱家住了几天。在那里，他看到继父长房的朱家兄弟在生活中铺张浪费，几次上前进行劝止，朱氏兄弟却说：“我们用的是朱家的钱，干你什么事？”这句话如同一记重锤，让他大为惊骇。由此得知自己的真实身世后，范仲淹内心百感交集。《宋史》记载：“知其世家，乃感泣辞母，去之应天府，依戚同文学。”范仲淹感愤自立，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学出名堂，自立门户，给母亲安稳幸福的生活。他与母亲约定，以十年为期限，考中进士后便来迎接母亲。他佩戴上琴和剑，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前往商丘求学的道路。南宋楼钥所撰《范文正公年谱》载：“佩琴剑，径趋南都。”

那么，这一路的求学之旅，究竟是如何将范仲淹与楚丘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呢？原来，范仲淹前往商丘学习的地方，正是当时声名远扬的睢阳书院，也称为应天书院。这座书院的前身叫南都学舍，是后世公认的四大书院之一，其创办者乃是杨愈。杨愈当时在楚丘县城里开办学舍，楚丘人戚同文出身贫苦，却对读书有着异乎寻常的热爱与执着，每天都到学舍去请教。杨愈随口讲授《礼记》，他便能过耳成诵，这种出众的学习能力深受杨愈喜爱，于是，将他收入门下。后来，杨愈将自己的妹妹许配给戚同文为妻，两人的关系也从师生转变为亲人。后来，杨愈把书院搬到商丘，扩大办学规模。杨愈去世后，戚同文继承师业，继续苦心经营书院，致力于教育事业。在他的悉心教导下，书院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学生，其中考中进士的就有五六十人，睢阳书院也因此成为当时中原一带当之无愧的学术文化教育中心，吸引着无数怀揣梦想的学子慕名而来。

北宋时期，楚丘县的治所位于今曹县东南约四十里的楚天集村，当时的楚丘县属于应天府管辖。大中祥符七年，应天府被建为南京。楚丘县辖区面积广阔，今山东成武县南部、曹县大部以及河南商丘市的一部分区域都曾是其的属地。其地理位置极为重要，堪称拱卫京师的重要屏障，是北宋王朝不可或缺的战略要地。楚丘县县名的来历，源自

楚丘亭。据《汉书》载：“成武，有楚丘亭。”杜预注：“楚丘在成武县西南。”楚丘亭旧址位于今山东成武县南与曹县接壤处的梁垌堆，此地古称楚丘，汉代在此设立行政区划“亭”进行管理，故而得名“楚丘亭”。据考证，此地为人发祥地，故名楚丘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《宋史》中说范仲淹“从戚同文学”，其实并不准确。范仲淹“趋南都”的时候，戚同文早已去世，当时主持办学的是他的孙子戚舜宾。作为一名饱读诗书的学子，范仲淹对于睢阳书院以及戚同文家族的名气必定早已如雷贯耳。而且，他与戚舜宾也极有可能相识。正是基于此，范仲淹才毅然前往投奔。也正因如此，才有了后来范仲淹成名后又受邀回到书院担任主讲之事，这不仅是他对知识的回馈，更是他与睢阳书院、与楚丘县之间深厚情谊的延续。

与庞籍、滕子京以诗唱和

在学舍的五年时光里，范仲淹寒窗苦读，忍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，学习强度远超同窗。那段日子里，没有人能够真正深入了解他内心深处的苦痛。在缺少少穿的艰苦环境下，《宋史》载：“昼夜不息，冬月惫甚，以水沃面，食不给，至以糜粥继之，人不能堪，仲淹不苦也。”也有书籍记载：“公处南都学舍，昼夜苦学，五年未尝解衣就寝。或夜昏怠，辄以水沃面。往往饘粥不充，日昃始食。”

大中祥符八年(1015)，范仲淹以“朱说”之名参加科举考试，登蔡齐榜，中乙科第九十七名，成功由一介寒儒成为进士。随后，他被任命为广德军司理参军，掌管讼狱、案件事宜，官居九品。从此，他有了俸禄，也终于实现了把母亲迎归奉养的诺言，让母亲过上了安稳的生活。

在这次科举考试中，与楚丘县相邻的山东成武县人庞籍也和范仲淹一同中了进士，成为同年。庞籍应该也是在睢阳学舍中求学，和范仲淹是同窗。庞籍在仕途上同样成绩斐然，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就是当时的宰相，后封颍国公。范仲淹与庞籍关系很好，都曾经在防备西夏的边境上任职，对当时的边防情况有着共同的认知，两人经常以诗唱和，交流思想与情感。范仲淹曾创作《寄润州庞籍》一诗：“北固高楼海气寒，使君应此凭栏干。春山雨后青无限，借与淮南洗眼看。”

此外，庞籍作诗后，范仲淹还作了多首和诗，其一如《和延安庞龙图寄岳阳滕同年》：“优游滕太守，郡枕洞庭边。几处云藏寺，千家月在船。疏鸿秋浦外，长笛晚楼前。旋拨酩酊酒，新炮缩项鳊。宦情须淡薄，诗意定连绵。迥是偷安地，仍当饱事年。祇应天下乐，无出日高眠。岂信忧边处，胡兵隔一川。”这首诗是范仲淹对庞籍的和诗，诗成后同时寄给了庞籍和滕子京。诗中重点安慰了被贬谪的滕子京，把滕子京与庞籍相提并论，通过两人的对比，让滕子京想一想在边关的庞籍，每天都面临着战争的压力，滕子京能够在洞庭湖边做官，该知足了。滕子京被贬谪巴陵郡时，修复岳阳楼，就请范仲淹写一篇记，于是，名扬天下的《岳阳楼记》横空出世，文中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思想不仅成为范仲淹一生的真实写照，更成为后世文人士子的不懈追求。

其二为《依韵和延安庞龙图柳湖》：“种柳穿湖后，延安盛可游。远怀忘泽国，真赏即瀛洲。江景来秦塞，风情属庾楼。刘琨增坐啸，王粲斗销忧。秀发千丝堕，光摇匹练柔。双双翔乳燕，两两睡驯鸥。折翠赠归客，濯清招隐流。宴回银烛夜，吟度玉关秋。胜处千场醉，劳生万事浮。王公多雅故，思去共仙舟。”其三为《和庞醇之见寄》：“北楼千尺午犹寒，冉冉飞尘不可干。横望沧溟无际际，贵人休向画图看。”另外还有《依韵酬府判庞醇之见寄》：“二十年前已定交，而今鹏鷃各逍遥。但能贾傅亲前席，何必萧生意本朝。直节羨君如指佞，孤根怜我异凌霄。莫将富贵移平昔，彼此清心发半凋。吴门数岁减繁华，萧索专城未足夸。柳色向秋迎使馆，水声终夜救田车。丘山在负思朝寄，毫发经心愧道家。不似桐庐人事少，子陵台畔乐无涯。”庞籍曾有

诗赠范仲淹，收集在他所著《清风集》和《清风集略》中，但未见流传，两书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。

北宋天禧元年(1017)，范仲淹任文林郎、集庆军节度推官。集庆军节度使的办公地点在安徽亳州，范仲淹在此任职三年多时间，他所担任的集庆军节度推官为从八品。在这段时间里，范仲淹上书皇帝，言辞恳切地要求改归本姓为范姓。他在上表中说：“志在逃秦，入境遂称于张祿；名非霸越，乘舟偶效于陶朱。”巧妙地用春秋时期的范蠡和战国名相范雎自比，表达了对家族血脉的认同与回归的渴望。最终，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，自此，他正式完成了从朱说到范仲淹的身份转变，这不仅仅是名字的改变，更是对自己身世的重新确认，对家族传承的坚定守护。

成了楚丘县李家的女婿

北宋天圣元年(1023)，范仲淹的人生迎来了另一个重要转折点——他迎娶了同窗好友、楚丘县人李紘的堂妹李氏为妻。从这一刻起，范仲淹成了楚丘县的女婿，也与李家结下了更深的缘分。

楚丘县治所在今山东曹县安蔡楼镇楚天集村，当时叫楚丘集。楚丘集历史悠久，楚丘李氏是鲁西南的名门望族，在当地声名显赫。李氏是李昌言的女儿，李紘的父亲李克明官至提点广东刑狱，与范仲淹的岳父李昌言是近亲。李昌言是进士出身，官至太子中舍，他的儿子晋卿、仲卿、耀卿也都是进士，一门之中人才辈出。他的另一个女儿嫁给了进士郑戡，郑戡同样是载入《宋史》的著名人物，曾担任开封府知府，官至枢密副使，是正二品官员。后来，在范仲淹防御西夏的时候，郑戡给予他极大的帮助，这份情谊在动荡的时局中显得尤为珍贵。李昌言的大哥李昌图官至国子博士；二哥李昌龄也是进士，同样被《宋史》立传，官至御史中丞、参知政事。李家一门九进士，名震朝野，成为当时文坛与官场的佳话。

范仲淹与李氏结婚后，夫妻二人相濡以沫，感情深厚。李氏生下纯祐、纯仁、纯礼三子，这三个儿子皆有所成。范仲淹迎娶李氏，很大程度上应该是李紘从中牵线搭桥。李紘与范仲淹关系极为要好，两人在求学时期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后来，李紘升任监察御史时，范仲淹满怀深情地作《送李紘殿院赴阙》诗相赠，其一：“寂寥门巷每相过，亲近贤人所得多。今日九重天上去，难阳孤客奈愁何。”其二：“霜露丘园不忍违，三年月日速如飞。金门乍入应垂泪，因挂朝衣忆彩衣。”从这些诗句中，可以感受到范仲淹对李紘的不舍与祝福，以及两人之间真挚的情感。有资料显示，李紘的女儿后来嫁给了范仲淹的大儿子范纯祐，亲上加亲，使得两家的关系更加紧密，成为一段佳话。

宋仁宗景祐三年，范仲淹因向仁宗皇帝进献《百官图》讽刺宰相吕夷简而遭到贬谪。在他出京之时，满朝文武几乎无人敢去送别，生怕受到牵连，只有龙图阁直学士李紘、集贤校理王质不畏权贵势力，出郊饯行。这件事被记入《宋史畏事本末》。

《曹县志》记载：“范希文少时曾游寓曹南。”作为楚丘县的女婿，范仲淹必定到过他的岳父家，而且很可能曾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。在这段日子里，他或许漫步在楚丘县的大街小巷，感受着当地的风土人情；或许驻足于古老的楚丘之上，品味着历史的沧桑变迁；或许与当地的人文墨客交流切磋，探讨学问与人生；还曾对楚丘县周边的历史遗迹和景点进行过游历并赋诗。在这些游历中，范仲淹不仅领略了大自然的壮美风光，更汲取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养分，这些经历无疑对他的文学创作和思想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无论是在从师学习的道路上，还是在婚姻家庭的选择中，范仲淹都与楚丘县即如今的山东曹县有着千丝万缕的不解之缘。这段缘分，描绘出了范仲淹人生中一段独特而珍贵的经历。

(作者为菏泽市作协会员)